

淮剧声声伴我行(下)

□ 徐建东

我在盐城市淮剧团工作20年,脚踏芬芳梨园的这片热土,倾情演绎自己的淮剧梦想。我这20年,可以用一段唱词来概括:“苦中有我意味不尽的甜,甜中有我永远追求的梦!”

这20年,我有幸工作在一个奋进的集体里。这20年,我在陈明、蒋宏贵、朱桂香、邵秀华、王书龙、张正余、周立新等多位编、导、演、曲、奏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下,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淮剧艺术的营养,全身心投入到练功、排练与演出之中,虚心向前辈们学习,肩负着追求淮剧艺术。尽管市场经济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大潮,但我从没迷茫,从未彷徨,甘守清贫,乐守淮剧,怀揣一颗火热的初心,在成长、成型向成熟跨越的征程上踟蹰而行。

“戏比天大”,这是老师们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。为观众奉献自己的一切,这是一名淮剧演员应该具备的素养。然而面对抉择,我也有异常艰难的时刻。

2002年2月,母亲和姐姐在家夜以继日地为我准备婚礼,而我却在外地演出,直到婚礼当天,我才从剧团演出当地赶回家接“新娘子”。新婚第三天,团里就来电让我赶过去演出。搁下电话的刹那间,我头脑里一片空白。1996年6月,我父亲年仅48岁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后,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平时我经常在外演出,本想好好地利用婚期与家人团聚团聚,没想到这个电话来得这么快。爷爷、奶奶闻讯后,踉踉跄跄地找到我问这问那;母亲和姐姐更是舍不得我离开,泪水在她们眼眶里打转。妻子一言不发,无可奈何地倚在门边,两眼紧紧地盯着我。但我深知,戏比天大啊!自古以来,唱戏人就难以做到忠孝两全!那天,我与家人挥手告别的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

岁月在指尖间飞逝,年华在追求中流淌。为了不让家人和同事失望,即使在外地演出,我都是每天早早起床,在舞台上轻轻地穿高方、走台步、甩口面、跑圆场。每逢清明节,我身在他乡无法为父亲坟头扫墓,只能等晚场演出结束夜深人静之时,一人跪在地上,遥望家乡方向,祭奠父亲在天之灵……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我从小戏《卖花曲》中崭露头角,到《菜籽花开》中扮演“陈大记者”,20年来,我先后扮演过老农民、老首长、二姨娘,也演过舅舅、贪污犯、商贸部长等角色,先后跟随剧团,五次进京献演,多次辗转于沪、宁、安徽、苏州等地参加重大演出,见证了剧团获得文化部“文华奖”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江苏首届文华大奖、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王书龙获得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等重要奖项,剧团两度获得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,全团30名同志评上副高以上职称。自己在组织和领导的培养下,也获得了不少奖项……

这些年来,有几位好友劝过我,让我不要把最值钱的青春浪费在一个赚不到钱的地方。当我向他们讲述淮剧界的故事、演员生活中的乐趣后,他们反而认为我是精神上的富人。每当我的老乡、同学和朋友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我的身影与文字时,都会当即发来祝贺或点赞的信息,给了我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有一晚,我陪区文广新局和淮剧团的领导去盐城高等师范学校,观摩我园30名小学员练晚功。我从这群孩子们的身上,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。归来途中,我开车赶往剧团办公室,行驶在霓虹灯下,蓦然想起这样一段淮剧唱段:“本来地上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。看准的路大胆的走,管它是甜还是苦,管它是甜还是苦……”

喷嚏与百岁

□ 胥如山

少年晚自修回来,没作片刻休息,又投入到自己计划的学习中。谁知一道题还没做一半,鼻子痒痒,随即“啊嚏”一声,打了个响亮的喷嚏,顿时神清气爽、精神十足。少年的喷嚏一打,一旁看书的母亲,紧跟着发出一声脱口而出:“一百岁”!少年有点疑惑他的喷嚏与母亲所言的“百岁”到底有何关联?因为自少年记事起,只要他一打喷嚏,大人就会说“百岁”,尤其是奶奶、外婆和妈妈,说得更自然顺口。

于是,少年停下手中的笔,好奇地问母亲:“妈,我打喷嚏,你为何要说百岁?”母亲合上书本,微笑着答他:“我也不知原委,或许是风俗吧,反正老人都这样说着,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会了。”显然少年不满足于母亲的答案,他又好奇地问在书房里写作的父亲,父亲很有耐心地告诉少年,喷嚏与百岁的关系,类似于风俗,无科学依据,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祝愿和习惯而已,有三种说法,其一:认为打喷嚏是坏事要来的不祥之兆,旁人所谓“长命百岁”,不是祝吉,而是及时禳解以禱平安,意义近似宋代洪迈笔下的“必哩哩祝”。如明代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,元旦五鼓时,人们如果躺在床上打喷嚏,就必须马上起床,否则便会患病。起床,便是一种补救措施。对这种说法,早就有人质疑:如果喷嚏是不祥之兆,理该打喷嚏者本人及时设法补救,何以要等旁人祝禱禳解呢?所以亦有人推测,可能是古人以为闻人打喷嚏对自己有妨碍,所以必须说点什么以消灾。其二:孩子打喷嚏,是受风,风就怕阴风。阴风是鬼来叫人的风,鬼来叫时,大人就说百岁、二百岁,鬼一听不到岁数,就走了。孩子可以不被吓着,病魔也就被赶走了。其三:英国相信打喷嚏时,你的soul(生命的魂)就会从你的鼻子里跑出来,说了:bless you!你的soul就会回来,免得给鬼魂进入了。至于打喷嚏时为何只说百岁,而不说千岁万岁,那就再好好理解不过了,古代万岁是皇帝,千岁是宰相,百姓乱说会落下杀头之罪……诚然,打喷嚏时说百岁,其实没有什么深刻含义,只不过打喷嚏往往是孩子受风着凉的表现,大人说“一百岁、二百岁”,是希望孩子远离疾病,能长命百岁!一种美好的祝福而已……

少年听了父亲的解释,由衷佩服父亲。不过少年心里又滋生地另一种疑问,既然打喷嚏时说百岁是大人对孩子一种美好的祝福,反过来,大人也会打喷嚏的,若孩子也说上一句“百岁”,按理也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呀!一个礼拜日的下午,母亲外出办事,冒雨回到家,正抖索着身上的雨水,少年连忙给母亲递上一块毛巾擦脸,谁知母亲一声“啊嚏”脆生生地打了个喷嚏,少年一边用手轻拍母亲的背,一边情不自禁地说了声“百岁”。母子惊愕,刹那,少年看到母亲双眼湿润起来,是因喷嚏的冲击?还是少年的“百岁”祝愿?还是……

又一个冬日的午后,奶奶在阳台上做着针线活——缝补少年踢球时撕裂的裤缝,少年则在一旁看着书,突然,奶奶用手推推脸上的老花镜,不经意间打了一个沉闷的喷嚏,少年连忙合上书本,一声清脆的“百岁”,和了奶奶的喷嚏声……

当少年为奶奶端来热茶,他分明看到冬阳下奶奶慈祥的脸,像一朵怒放的秋菊,幸福、安详、满足地笑着……

手艺人,守艺不易

□ 张淳昊

朝气。

如张爱玲所写的,于千人万人、千年万年里遇见你,道一声:“噢,原来你在这里!”

最好的蛋糕,原来你在这里!真的是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,蛋香、饼香、酱香,每一口都是满溢的温暖与幸福,身上也暖了起来,于是吃得更快了,咀嚼已经是一种享受!还有那咸香萦绕在唇齿间,回味无穷,真真的一个手艺人啊。

“喂,你这儿的蛋糕怎么这么好吃!”不是疑问,而是赞叹,明明工序都是一样的,为什么这家这么好吃,我渴望知道答案。

一边说着,一边又要了一个蛋糕,三块钱一个,也不贵。

老婆婆觉出我的疑惑,一边笑着,一边又摊开了

一张饼,满脸的皱纹都爬满了笑意,语气却有不屑:“她们卖的,那也能叫蛋糕?”她告诉我,真正的蛋糕,必须是草鸡蛋,而必须是自家做,不做够五六年的,那都不能叫蛋糕师傅!

她接着又和我唠起了蛋糕的材料,我一边吃着蛋糕,一边听她讲述我所吃蛋糕的故事。原来做蛋糕从来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。只看到摊上一张蛋糕要两三分钟,却不知道在这两三分钟背后,天天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辛勤准备,简直复杂之极。

手艺人哪,守艺不易,做蛋糕的手艺人有很多都把那两三个小时的复杂给简单化了,结果那口味,也跟着简单化了。

该复杂的,就不能简单啊,真正的手艺人哪,都应是如此呢?



满地银杏一季冬 荷冰摄

乡愁里的冬天(组章)

□ 吴晓波

鸟巢

村口大柳树上的鸟飞走了,留下一只孤零零的大眼睛。

云朵是眼里调皮的孩子。忽左忽右,忽上忽下,用濡湿的嘴唇亲吻着黑黑的眼眶。一丝痒溢了下手,村庄幸福得颤栗了一下,被我及时地抓在手心。

阳光是眼里懒散的孩子。懒洋洋地从眼里爬出来,和村庄打了一个照面,一个呵欠,便软了半个身子,仿佛被谁偷去了心,继续做着昨晚没有做完的梦。

星星是眼里怕冷的孩子。轻轻露了下头,便被冻得缩回了云做的被窝。

月亮是眼里粗心的孩子。披一身冷艳洁白的光,往眼里一钻,打了一个盹,便一闪而过,落下一条白围巾,挂成一树的霜。

灯火是眼里忧伤的孩子。母亲的缝衣针在一盏灯火里穿针走线,缝补着岁月过往,一不留神,扎痛了眼。一坡草尖上的寒露,滚成眼里疼痛的泪。

拂去岁月的封尘

□ 张金刚

了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,不由特别想念那些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师范同学。遂马上行动,成立微信群,寻找失散多年的同学,相约毕业二十周年再相聚。

旧书箱里,还有一沓初恋的书信。情窦初开的年纪,思念最喜欢也只能用书信来表达。翻看那一枚枚盖了时间邮戳的那个年代的邮票,摩挲其上,依然能听到书信寄来时的心跳;展开书信,那些朴素真挚的话语,现在读来虽是青涩懵懂、脱离现实,可彼此倾诉、相互鼓励的种种话语,依然可以触摸到过往的温度。虽然最终没能走到一起,那些年追过的那个女孩也已容颜渐老;偶尔相遇,我反倒是不愿当面拂去封尘,宁愿一直尘封,只待静静回味。

一次乡下采风。向导带我们穿过翻新的民居,绕过曲折的街巷,来在一处腾空的农家四合院。古朴肃穆的门楼,变形镂空的老窗,剥落长草的屋檐,苔藓密布的石路,老院里所有的,全都因周边民居翻新而蒙尘。走在院中,轻拂灰尘,颇为感慨。似是依稀能听到呼儿唤女、鸡鸣狗叫的嘈杂,能感到邻里做饭满院飘香、相互品尝的融洽,能看到方格老窗上雪白的窗纸、火红的窗花,石阶老墙上翠绿的竹子、怒放的月季,还有土灶里的旺火、水缸里的清水……推开虚掩的老门,头顶陡然飘落一蓬尘土,是呀,都已成过去,老院已被遗弃在岁月的风尘

中,静待我们这些敏感的人突然造访,来拂去尘埃聆听他沉重的喘息。

就我个人而言,相当欣赏那些文物工作者。能将深埋地下被土封存得瓶瓶罐罐等等,用毛刷一点点拂去土,发现并解读出那个年代的故事与情怀;能将破碎得七零八落的瓷器、青铜、字画,一片片拂尘、归整、粘连,还原并重现那个时代的风韵与光彩。一直认为,这是一种伟大而神奇的事业,发现、拂尘、修复,再珍存、蒙尘、拂尘,日月轮回间,穿越历史与现代,让人类文明延续不灭、世代相传。

突然联想,人心也是一个不断经历、不断蒙尘的所在。人际交往、世事纷扰、生活琐事,经历的多了,一些负能量的情绪、记忆、观点,自会点点滴滴在心底积尘,让心负重不堪。是时候拂尘了。静静小坐,听听音乐、慢慢散步、品品香茗,让心释然、给心留白,将一切烦恼、琐碎、不悦,统统拂走,只剩清心一片,迎接明天的朝阳。

拂尘,一度曾是道士手中的器物,武术流派中的武器,被赋予了别样的涵义。一次,县剧团的团长,将一拂尘交于我手把玩,飘逸洒脱地摆舞,当真有种扫去烦恼、拂尘去垢之快感。自此,我更沉迷于日常的拂尘,沉迷于尘埃之下暗藏的鲜活往事、无尽遐想和众多惊喜。

清溪镇

□ 曹文芳

东西,常有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,讲得实在困得不行时,就让学生抄课文和背书。一堂课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混过去了。

老师还兼上美术课。这个乡巴佬老师教孩子们画画有绝招,上美术课时,粉笔盒都不带,端了一盏罩子灯走进教室。学生们感到很奇怪,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到老师手里的罩子灯上。

“今天,老师教同学们学素描。”

“素描”这词真新鲜,孩子们面面相觑。

“素描就是把看到的東西画出来。现在,老师跟同学们一起看看罩子灯是个什么样子:底是圆的,装煤油的地方也是圆的。再来看看灯罩是个什么样子:下面是一个圆棍子,中间圆鼓鼓的,上头又是一个圆棍子。画吧。”

鼠老师分析后,干脆坐在门前的太阳底下打起了瞌睡。等到下课铃声响起,鼠老师才醒来,让学生们把素描交上来,他数也不数,卷起作业夹在腋下,匆匆走出教室。接下来的美术课,鼠老师挖空心思在讲台上摆弄东西给学生素描。一只茶杯,一只脸盆,有一次竟把学校的一面大鼓搬到讲台上去了。

鼠老师给学生们上了一年的美术课,没见他画过一张示范画,学生们的素描也没一点长进。只有丁丁突飞猛进,丁丁是无师自通,画什么像什么。老师

摆到讲台上的东西,他三画两笔就能勾出神韵来。鼠老师常把丁丁的画举在头顶给同学们看,夸丁丁是个素描天才。丁丁似乎要证明自己超人的天赋,一次,闲了没事就在画的一旁画上在阳光下瞌睡的老师,画得活灵活现。

丁丁把画悄悄地钉在黑板上,学生们看了哄堂大笑,把瞌睡的老师笑醒了。

鼠老师气得直抖,一把撕下黑板上的画,拍着讲台,命令丁丁站到前面。丁丁显得怯生生的,可怜巴巴地走到前面,更引起学生们的哄笑,特别是丁冬雄一样的粗嗓子,笑得把屋顶都快掀起来了。

老师刚开口训斥,下课铃声响了,农活繁重的鼠老师,抱起讲台上面的一面大鼓,灰溜溜地冲出了教室。

